从50万到6000万元

一个大学生的“武侠式”期货奇遇

本报记者 王朱莹

令狐冲受难邂逅风清扬、虚竹因缘拜师无崖子……这些故事都在不断重复着“天赋异禀的少年因缘际会得遇名师传授绝世武功，最终成为一代宗师”的经典桥段。现实生活中，无数人都期待自己是那个天赋异禀的少年，能够获得奇迹的垂青。在绝大多数人沉浸在幻想中时，20岁出头的童雷却有幸遭逢奇遇，成为那个骨骼清奇的异禀少年。

2008年的一个夏天，一位中年人神色严肃地将一个50万元的真实账户，交给还是大学生的童雷，让从未涉足过期货的他，自己去交易。

童雷和这个中年人可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，因此前见面的总次数甚至不超过六次。当时的他并不知道，这次见面是一次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际遇。那位中年人是位海外私募基金经理，资金规模在10亿元左右，童雷称他为师父。

“我很庆幸能够遇见师父，这是天赐机缘。我很感谢师父，让我在期货交易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学会如何行走，让我的交易生涯少了很多弯路，也明了更多交易的精髓。”童雷说。

2013年，还是那个夏天。在期货市场磨砺了5年的童雷，一步一步将账户基数从50万，提升到200万、600万、2000万元，最后凭借他自身的能力放大到了6000万元，创造了期货市场上又一个神话故事。

CFP图片

初遇：乒乓球手的奇缘

童雷的父母最初为孩子设计的未来是一个乒乓球冠军，这个梦想没能实现，但却敲开了另一个梦想的大门。

“7岁的时候，因为体质较弱，我被父母送去打乒乓球，本意是锻炼锻炼身体。谁知道打得不错，就被选入了体校打球，坚持练了5年后，又被送到市里。后来鲁能俱乐部来选人，我参加了循环赛，得了第二名，那时是13岁。”童雷回忆说。

此后的童雷开始打职业联赛，他的乒乓球水平可见一斑。但两年之后，童雷发现自己继续向上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了，体坛冠军梦越来越远。知道情况的父亲便安排了他回到当地高中读书，那年童雷15岁。

童雷的父亲在山东某地银行工作，叔叔则在美国摩根银行任职，他们经常会在电话中交流对经济和股市的看法。耳濡目染中，童雷对股票方面的兴趣也被调动起来。后来高考结束，他选择了经济专业，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农经专业学习。

来到大学后，童雷出于广交朋友的初衷，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社团，打过职业联赛的他很轻易地在社团里“混开了”。渐渐地，童雷和校领导、企业领导交上了朋友，有一次跟着企业领导去某大学打球，又被引荐认识了该大学校长，正是这位大学校长成为了他和他师父的引荐人。

“我每周都会去和那个大学校长打球，后来熟了，他问我学经济的，自己做股票吗？我说‘做啊，一开始赚了点，后来又亏了点，到最后都没了’。”童雷笑着回忆说。

那位校长知道童雷对资本市场感兴趣后，便主动提道：“正好这两天我有个朋友过来北京玩几天，我带你去吃个饭，你可以跟着他学一学股票投资。他在国内已经做得不错了，如果投缘的话，你也许能跟着学点东西。”

童雷和师父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饭局上。在和企业领导打球的过程中，童雷已经见惯了这种觥筹交错的场合，因此尽管面对的都是大人物，童雷也并不拘束，但他也并不主动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吃饭。

师父对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实在，随后问了问他对经济方面的看法，童雷就将从叔叔那里了解到的东西现学现用。师父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但餐后给了他联系方式。

此后一个月，童雷和师父总共见了五六次面。后来有一次，师父直接给了童雷一个50万元的真实期货账户，对他说：“你暂时不要研究股票，股票投资对你这个年龄来说，性子磨得太慢，还是试试期货吧。”

这是童雷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钱，当时的他既激动又犹豫，既兴奋又忐忑。激动的是这么一大笔钱让自己多去操作，仿佛天上掉下馅饼；犹豫的是自己从来没接触过期货，不懂如何交易；兴奋的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，尝试新的事物；忐忑的是自己何德何能，得到师父如此垂青？

童雷事后得知，师父早些年便是从国内炒期货起家的，但2000年一次重大失误，导致他账户爆仓，其中有不少是拆借来的资金，也意味着在他全部身家都输了的同时还债台高筑，整个天空瞬间一片漆黑。

而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，正是那位大学校长和其他朋友纷纷慷慨解囊，雪中送炭，为他送去救命资金，并陪他一起度过那段最煎熬的阶段，直至最后东山再起。

“那段时间是师父人生中最难挨的时光，他们等于救了师父一命。所以，师父对于包括校长在内的那些好朋友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也很重视、很珍惜这份感情。”童雷说。

初体验：急于证明自己

“我的要求很明确：只能做一手。隔夜也好、短线也好，亏了赚了，不需要跟我汇报，我自己会对你的交易进行评估。这一个月我什么都不说，你自己去琢磨期货品种的属性、脾性。简单的说，你自己觉得要涨了就买，跌了就卖。”对初出茅庐的童雷，师父似乎十分放心。

那50万元的真金白银都是师父自己的钱，账户的风险敞口，已经被师父在境外随时对冲掉了，只是让童雷随意操作，他并不给任何指导。正如人们学球的时候，教练在开始授课之前，通常会让学生自己随便打几场，为的是评价学生的基础、性格、优势和缺点。师父此举用意或许在此。同时，也可让童雷自己摸索、熟悉各个期货品种的脾气、属性。

“那时候我是什么都不懂。刚开始，师父也是什么都不指点，全靠我自己在网上搜索学习。”童雷说。

虽然师父已经明确告诉他“亏了不要紧”，但尚未摸清品种脾性的童雷，面临50万元的“巨资”，心理压力还是不小。“赚一点就跑、亏一点也跑，一天最多能做20多次。”他说。

刚刚入场的童雷，很是遵守师父约定的“1手单”操作法。但是，不了解市场水有多深、不懂得趋势交易的他，总是短线进出，尽管仓位很轻，但账面总是几百、几千元的浮亏。一旦亏损，童雷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判断有误，又急忙砍仓，有时甚至反手继续做同一品种，结果反复被套、反复砍仓。而越输，童雷就越想翻本，导致思维更加混乱，操作更加无章法，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。

“那时候太着急，急于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市场挣到钱并且出类拔萃的。”童雷事后如此反省自己。他的操作频率越来越快，单子越来越拿不住，就这样手忙脚乱地操作了一个月，账面上始终不见起色，这令年少的童雷十分懊恼，一度心灰意冷，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做期货。

对于这一个月的交易，他师父的评价是：“敢拼不是坏事。但首先要把交易频率降下来，一天只能控制在三单以内，而且交易要看到20点以上的利润再入场，在没有单边计划之前，所有的短线行情，该走就走，不需要犹豫。”

这次之后，师父传授了童雷一些基本的技术性指标以及用法。童雷开始照此进行操作，但依然没有起色。此后半年时间内，童雷几乎每天都是在挨骂中成长起来的。“到后来，一度害怕不敢向师父汇报，小事都自己扛，因为打电话过去就是噼里啪啦一通骂。”童雷笑道。

师父的骂渐渐有了效果。半年间，童雷慢慢收敛了年少的轻狂劲，心态变得越来越沉稳，开始能够接受账面一时的亏损，能够将眼光放得更长远。

“半年之后，基本保持在短线每日最多三单，每个短线单最少20点的盈利，甚至隔夜100-200点的利润都能做到，账面总盈利也达到10%左右。”

新起点：失控的情绪

在这一轮之后，师父对童雷的表现比较满意，认为他已经可以尝试资金管理了，便给了他一个新账户，资金放大到200万元。

这么大的资金，随便一个细微波动，就可能导致账面回撤好几万元。这让原本在50万元阶段心态平稳的童雷，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当时亏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15万元，而在200万元阶段，一天的波动在10万元左右十分正常。

童雷心理压力很大，晚上经常失眠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亏损一点一点放大，最多时亏损54万元，回撤率达27%，而且似乎看不到一点希望。

这么大的亏损，对于当时还只是大二学生的童雷而言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童雷觉得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把父母毕生的积蓄都输光了，即将面临家人的指责；更重要的是翻身无望，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被敲得粉碎。

由于身心俱疲，童雷开始变得烦躁、易怒，这种情绪积聚久了，身边的人往往就成为了发泄的对象。有时候跟妈妈打电话，童雷会显得非常不耐烦，嘱咐了两句，他就会觉得很罗嗦，心里的火蹭蹭往上冒，但又不能破口大骂发泄一通，就只能暴躁地把电话挂了扔了。

师父在和童雷的沟通中也察觉出了他的低落和不自信。他说：“你已经开始意识到，做交易时候开放和封闭的选择问题。你要学会交易就是交易、生活就是生活，二者要分开，别把这种情绪带给身边人。一旦你做不到，控制不好情绪，最后会众叛亲离。”

诚如成功人士所说，期货市场上最终交易的是人性，成功是市场对你人性中闪光点的奖赏，失败则是对人性中的缺点的惩罚。

此后3-5个月的时间内，童雷慢慢学会了情绪控制。“但有时候还是会冲动，感觉到压抑的时候，尽量让自己不说话、多吃点好吃的，学会情绪控制后，就开始看什么都很顺眼。”他说。

他内心慢慢坚定起来，但真正落到操作上，仍然有些差距，账面依然波澜不惊。

交易结束后，师父来个十分及时的电话，给了童雷莫大的心理慰藉。师父表示亏钱不要紧，风险早已屏蔽了。同时，他给了童雷一张表，上面列明了所有品种目前所处的行情格局。此后童雷慢慢恢复了对自己交易能力的自信，也习惯了资金波动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交易体系也逐渐确立。“所有品种，只要短线有机会，就都会去做，不会死守。最多时候持仓不会超过一星期，有机会就做，没机会就撤，我已经学会了把品种细分，进行对冲。先是在焦炭上打了一场胜仗，账面盈利300万元，一年后，资金规模就达800万元。”童雷说。

做空焦炭期货让童雷印象深刻。因为当时入场的时点稍微出现了偏差，最大回撤一度达27%。这时，师父那边的风控员给他打电话说：“风险可控、不要紧，仓位拿住了。”

第二天，行情走得十分惊悚，先是向上反抽了，导致回撤达到35%，但风控员并没给童雷打电话，这似乎给了他可以继续持有的暗示，童雷甚至琢磨“再加点仓？”

但加仓后，行情却维持震荡。在和师父沟通后，他发现师父并不纠结，这等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，不久，焦炭期价果然直线下跌，账面资金从200万变成了600万元。

从迷失到出师：2000万到6000万元

对于上一阶段的操作，师父对童雷的评价是“守成有余、进攻不足”，交易风格偏保守，把进场价格限制太死。

为了锻炼童雷更为灵活的交易手法，有一天，师父把一叠交易单扔给他：“说这有点交易记录，你去看看，体会一下。”

交易单上的手法十分极端，不断浮盈加仓，童雷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师父的风格，而是当年某大鳄在棉花期货上大赚数亿元的交易单。

“这确实是一个极端行情，放到现在肯定会爆仓。但市场永远是成王败寇，我不是让你看交易有多高明，而是让你看看真正遇到极端行情，到底是不是敢搏下去。”师父说。

随着交易的深入，童雷渐渐理解了师父的意图——做期货就要有大胸怀，该拼的时候就要拼。不要死守30%的仓位和日均3次的纪律。

从那以后，童雷就着眼于研究灵活性的交易手法。谁知矫枉过正，追涨杀跌导致账户回撤很多，一度到50%。

这令师父十分光火，不是因为账面的大幅回撤，而是因为他违反不可追涨杀跌的原则。考虑到童雷当时心态变化，师父决定收回账户，让童雷先休息一段时间。

“当时以为师父不再给他账户做了，乐得自在，便自我放松去了。一段时间下来，行情也不看了，渐渐的对期货交易的事情也淡忘了。”他说。

差不多玩了一个月时间，童雷突然想起师父让他打电话的事情，便立即致电过去。感觉到童雷心态不错，师父制定了两到三个月的交易计划，回头又给他一个账户。

“一开始以为还是原来的账户，结果打开一看2000万元，当时有点惊讶。师父跟我说：‘你跟了我这么久，该学的东西学完了，剩下的路自己走吧。新一个台阶，可能压力会很大，仓位就小一点，10%的仓位把安全垫打出来’。”

此时的童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交易体系，该放弃的也学会放弃。差不多用了两个月，他便打出了5%的“安全垫”。此后，师父让他把仓位加到11%。但接下来，童雷做的便不那么顺利了，账面开始回撤，在-5%至10%之间浮动。

“后来遇到一波PTA行情。现在想想胆子小了，进场的时候仓位11%，后来加到30%，正常加满可以盈利100%，但那次只有40%。不过师父说，这是个进步，至少账户收益曲线飞跃了一下，没事，慢慢来。接下来，在塑料期货上高位做多，账户瞬间又回到原点。”童雷回忆说。

账面从盈利800万元，一下子回到了原点，这一起一伏的波动太大。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，千辛万苦地把圆石推到了山顶，结果瞬间又滚落到谷底，一切又要从头开始。挫折感又充斥了童雷的内心，他一度有放弃的念头，但内心几番激战之后，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：“大不了重来，也没亏到本金。”

他重新调整心态，开始用最初学到的手法——小量试单，并试空了金、银、铜、焦炭。此后数日，他逆师父命令而做空白银，账面盈利达到惊人的4000万元。

尽管童雷没有按照自己的思路操作，但能够获得巨额盈利，师父也十分满意。至此，师父认为童雷可以出师了。同时，他在海外的团队已经构建完毕，准备全身心都投入到海外市场去。

“师父问我：‘你愿意跟我走，还是自己留在国内继续拼搏？’”童雷对于当日的离别记忆深刻，“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。”此后他找到了一份和期货相关的工作。

提到师父，他的嘴角不自觉会泛起笑意：“师父是那种只要不说交易、行情，就很随意有趣的人，一旦说到期货，他会变得特别严肃。”

国债期货 热得快冷得也快

□本报记者 张勤峰

时值仲夏，国债期货人气与眼下的天气颇有几分相似——说变就变。5月底6月初，国债期货量价齐升。谁知好景不长，随着戛然而止，市场人气迅速降温，成交量很快“回到原形”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前期国债期货成交放量源于上涨行情升温，当前行情陷入震荡，短线投机资金选择撤离，成交大幅萎缩，也符合国债期货上市初期以投机为主的交易特征。要有效提高国债期货市场流动性，不能指望有行情刺激，仍应该从丰富投资者类型、增加交易品种、优化相关规则等方面入手。

成交量被打回原形

自去年9月国债期货交易推出以来，市场流动性不足一直是个问题。据统计，除上市首月成交量略高外，去年10月至今，日均成交仅2300手左右，最少的一天只有505手；与股指期货每日动辄七、八十万手的成交相比，连后者的“零头”都不及。如何提高国债期货市场流动性，成为上至监管层下至投资者等各方共同关心的话题。目前市场的共识是从监管制度、交易规则和丰富品种等方面进行调整优化。

不过，在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之前，5月底6月初，伴随国债期货上涨行情的升温，国债期货市场上演了一段“自我救赎”。

5月底6月初，国债期货市场持续上涨，在期价步步走高的同时，市场持仓量和成交量也相继增至阶段高位。数据显示，在国债期货TF1409主力合约6月4日盘中创下合约上市以来新高的当天，市场总持仓达到创历史纪录的8274手，随后一天总成交达到8626手，为过去八个多月的高点。一时间，短期赚钱效应与增量资金入场交相呼应并交替作用，让人无论对期价后续涨势还是流动性继续改善都产生期待。

不过，市况并未按照投资者预期的方向发展，主力合约在创下上市新高后，上涨行情戛然而止，就此转入持续的横盘震荡。与此同时，市场人气也迅速降温，上周市场成交量已重新回到2300手左右的状态。这个市场，热得快冷得也快，与眼下的天气倒颇有几分相似，变化多端。

行情平淡是主因

上周，新一季“打新”大戏正式开演，在无风险回报的吸引下，各路投资者纷纷涌向权益一级市场，融资打新、卖券打新的情况不胜枚举。因而，在打新中签率奇低的同时，货币市场、债券市场及存量股票市场纷纷“躺枪”。莫非国债期货成交萎缩祸起“打新”？市场人士指出，资金踊跃“打新”与国债期货成交萎缩或许有关，但不是主要原因，成交下滑的关键还在于行情趋于平淡。

首创期货研究员刘会勇指出，近期打新热的确吸引了不少资金参与，但简单算一下，国债期货按日成交1万手计算，保证金每手3万元，大概需要3亿元的资金，再考虑到很多成交为日内交易，所需资金总量更少，相对于新股发行冻结的资金来算可谓九牛一毛，因此打新热不应是市场成交下滑的主要原因。

“行情决定成交量，”他认为，从4月初以来国债期货的这波行情涨幅不小，期价已涨至其刚上市的水平，现券7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处在3.9%左右的关键位置，目前很难有方向性的突破机会，这使得多空双方参与积极性有所消褪。南华期货研究员徐晨曦亦表示，短期国债期货市场缺乏刺激因素，行情陷入震荡，缺乏赚钱效应，投机资金选择撤离，成交自然大幅萎缩。华联期货研究员殷双建进一步指出，从历史数据上可看到，行情较大时国债期货成交往往迅速放大，而行情降温时成交一般会相应减少，显示了投机资金对于活跃市场的重要作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近期成交缩水的同时，国债期货持仓下降并不明显。海通期货成艳丽等市场人士认为，成交/持仓比快速下滑，显示市场观望情绪浓厚，在等待进一步的交易时机，与当前国债期货行情表现也是吻合的。

刘会勇进一步解释道，成交更多反映的是短期交易或者日内交易的投资者行为，而持仓更多反映的是中长期投资者的交易行为。在行情较为平稳的时候，日内交易者会更加谨慎，而中长期交易者的行为不会受短期行情影响，这就可以解释成交持仓比的下滑。简言之，由于行情或者波动性的变化，日内交易者和中长期交易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，进而导致成交持仓比出现了变化。

按照刘会勇的分析，当前持仓水平比较稳定，可认为市场上中长期投资者占比在上升。这是否意味着国债期货套保盘的占比在增多？因为套保盘一般倾向于中长期操作。不过，市场人士认为，中长期交易者并不等同于套保盘，当前国债期货市场交易模式依然以投机为主。殷双建分析，首先，国债现货绝大多数由银行、保险机构持有，只有它们才有套保需求，而目前银行、保险还未进入国债期货市场。其次，目前国债期货成交量太小，不适合大机构参与。且套保盘是在期货市场做空国债，目前在货币政策微刺激下，短期内多头占优，还没出现套保的时机。

信达期货研究所所长朱怀镇亦认为，持仓量相对稳定并不是套保盘的作用。他指出，上市以来顺利交割的三个合约进入交割的持仓量逐渐减小，说明实物交割量没有增加，当前市场投资者仍以投机为主。

还有市场人士认为，要持续有效地提高国债期货市场活跃度，增加国债期货流动性，不能指望一时的行情刺激。仍应该从完善丰富投资者类型、增加交易品种、优化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。